









外次傳秉常宣稱  
中英美成立軍事會議

設立特種機關管理敵僑財產

英國朝野歡迎  
中國派兵保衛馬來荷印

華僑英勇助戰頗得贊許

大後方的「師荒」

各方輿論集納

汨水南岸激戰

敵王力竭，堅漢路猛犯。

營北鄒平寇千餘敗退

連升廿八日電：十八日晚我八團某部強攻熱縣西海廟敵據點，敵被全線被殲，計斃敵四十餘人，生擒敵偽兵五人，繳獲步槍四十餘支，敵遺棄之軍需糧食全部運回。

，砍電桿一百餘根，收回電線十餘斤。當日長山僑軍三百餘人，發傷僑大隊長李某以下數十名，生擒三十餘人，繳自行車十餘輛，次日放散百餘人，復向北犯，與我遭遇，於國家莊一帶戰鬥，敵小

山京二十八日電：魯北鄉平之敵千餘人，二十二日向我沂魯（鄉平與我北鄉激戰，至晚，敵敵百餘，殘敵向南散退，我夜乘夜追擊，

大後方

——各方輿論集——

「研究」六卷二期程滄波文）據葛葛氏的意見

三年半的時候，學生還不知道本學系的主  
是誰，依舊已過一半的時間，還有許  
早開課的課程尚待補習！師長既如此  
，知道

全國節諸運動

「中」乾重慶三十日誌云  
今年四十二億總預算中  
預定撥款國民師番十九  
，以求平糶，若能使民

各省政府長官題名

青海  
主席  
馬步芳  
陳震堂  
鄧文輝



皇朝政務會典

討論明年教育計畫

分期撥款五十萬元印刷小學課本  
分別查清各縣教費改選教師待遇

【本報訊】二十九日下午二時，遼省政府會議舉行第五次例會，主要議題為討論明年教育計劃。到各廳、處、院長，李副主席出席開會後，首由教育廳廳長說明明年教育工作計劃大綱，提出簡要說明，張廳指出，明年年度籌設教育建設上的主要方針是整頓頭級教育數量，而在籌設方面則為積極推行新文字，在整頓地方教育工作方面，極應立即解決省則為整頓基本教育與整頓小學教師待遇二項問題。因劉副廳因困，關於本問題，財政廳已決定分期撥發五十萬元為課本印刷費，將於下年度省府為整頓頭級，外來經費被鎖被封鎖，決定該項內各統戰，生產額，課本需額甚大，及時付發，甚至困難，最後決定一方面由財廳負責，撥款一部份給紙張，以解決目前需要，同時，由糧食廳，決定由該廳酌定發給紙張，專門供給教育支出，並由財政廳，

延安市府

制定明年計劃

南門外

新年活動

以掄抉哭齏

行負責同志暨縣貨會當  
員），並由銀行在業務

發生係由廬府、抗後會  
參會、縣聯社及當地根

單位各推出一人。並得  
地了解農情有威望人士

爲委員。上項委員均屬  
翰苑。人數五至九人，

五人爲常委，縣長爲主  
員。五、縣議會每月開

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

卷之二十一

七、〇〇〇元——六二、〇〇〇

投機的買賣不是一而今一滿沒事  
北極花  
月利小月  
已正三

——它是在敵人和反共份子的破壞  
扎着，爲自己的前途搏鬥着，這  
大趨發回

然而這依然有不妥當的地方，縱  
正逐漸地  
在和過去已經大不相同，如果說  
軍民且

的發願不大（若是顧及抗戰以來  
的變化的話），那麼在某種意義  
上，那裏在某種意義上，那裏的工  
城郊的工

「中間人」對我說：「爾

「一驚人的發展就在這裏。原來

路駐莊和南縣各賬戶的設立，經棉花的買賣就大規模的展開了，

年換貨中無花紗，二十八年度貨

六四、〇〇元，棉花占八四三  
。雖然是有定，而且依然是洋布  
。綢緞今

布，二十九年布正佔七萬元，  
九、〇〇〇元，洋紗二、七〇  
。它服從

而這條道

且有七五%。布疋退至二二、

卷之六

文苑英華

期四六第

伏爾加在為戰爭工作

從維新的岸續鉅關，沿二河，伏爾加廣的土地，使我向前展開了。遠遠的草原，無數的野草，環繞着長長的切曉的森林，向上隆起的森林，環繞的防衛着那裏，

但——你不叫他去做地方足球隊中心前衛麼，那你會錯的。亞蘇肯把足球隊倒在敵陣工場，以法西斯球門把它踢得響亮的呢，並在庫蘇肯完成它之前還要把它

人想透了。它底美和渺茫又差不多。人們很悔。一個工。

牠們的光彩，又更險惡得比黑鴉可能。

例如加河國洋行的水蒸氣客船，汽船駛在它們底殼上飛過，傾食和木材的殼在它們底殼上飛過。它們底殼是放在鐵索兩排居民底心的，但現在它們已

在康保肯部的訓練工人，每人每週過三小時地完成了任務，但他們將再改良一些，他們會更好。在這邊蘇俄政府也進行一

錄就完全他自己來。

蘇俄政府訂定了齊秀學了蓋歷斯天一直到是喝冰水。而他學會了——第一次，第二次。

，是特殊，生產更多，

一個時候，這裏出版的糧食不夠它自己的需要。說起這，就該談談瓦羅基實當了集體農場的教育。他們現在種麥、玉米和密地，和荒地現在。開墾了，森林的密地和荒地現在。很多樹木被砍掉的，特別完全全：很多樹木被砍掉的，特別完全全。

要勝利的！——銀鋼的鼓工長，南特林說，他在這鋼鐵廠已經工作了五年了。一機亞爾光發地完成了他底任務，而工作只用了分配的時間低三分之一。

我們一個工場一個工廠以走步，新塔圖瓦特琴聲響着，他們的臉色顯紅在他們面皮發紅

這區域製造它自己的鋼，自己的化學工業，它自己的電燈，它的機器，火車，汽機

他們被動機，軍和軍實，外科器械，各種醫用的器具什物，在森林中間，幾百畝空曠的橡樹林和木酒槽。他們什麼東西都包括洗滌水和雪梨。所有機械器，工和手工工役工場，現在都為戰爭工作呢。和一個極大的機器廠的聲。就有多年，

我們走過了無數新的車林。樹齡，集中計算着樹高；十歲樹幹轉一個車林，到車林地邊後邊，回到樹幹轉一個車林。直到最後一個動作，然後把電燈在完成品上搜檢除淨。

百分之六十的橡樹被砍的枝幹都是婦女

房的是危裏，二十個人一屋。他們睡的  
都是，在地板上，在暖爐下邊，在屋  
簷上。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樣子。泥  
都信粉碎

代工廠工人們底生活給與了這者幾以力。他們是專門底泥泥和油漆，他們到處是。在倫敦深到蘇豪，和曼德人聚聚。現在經過的布定鋪的街邊了，因為都是小水林威國和工人住的有花園的乾淨的不能毀滅的力量。

我所看到的只是這個區域的一角，但創的巨大的動動底生命的機際際在這個區域

時間限制的緊急的政府命令。因此這個

我們是過那幾個機器廠，從舊時，歐戰的  
時候，那廠裏的一部分計劃製造的船工作，這  
廠裏的機器廠停工了，那一塊造正在那  
裏。

工業以一時停頓在細寬的河流渡紅軍湧渡  
着軍火和戰爭器材。  
「紅軍在指揮員是和我們從一個視點用  
將的。」內古里夫，一個整工和整明的人  
說。他在可憐的工廠做了整整三年的工  
。這是可怕的戰爭，不憐，但德國人却

如在此爐開的雙鑽長者是一個紅銅鑄

期四六第

A. 托爾斯泰

他去做地方足球隊中心前鋒的。這座庫把這足球隊領到法蘭西時門把他挖得在蘇聯背完它之前還要更熱。

他會告訴你，他們在俄國被命令來了叫特別訓練的工人們底能內不能配合新的任務了，負責管理與合金的金的水定了看齊學了幾種兩天，而後他學會了——第二次已來。

的鍊鋼工人，每人都超過三任務，但他相信再改良一些○%的運動。

廠，是有通融的，而我們鋼鐵我們口白黑天黑夜地做工作，並要生產得快，因為我給希特勒助勢。我們是一定鋼鐵的廠工長。庫特林說，「已經工作了四千五百年丁。」完成了它底任務，而工作只開三分之一。

一個工廠地走着。新塔路他們底色眼兒在他們門窗上流着汗，他們過佳呀，然海陸空化了幾十投進呼呼。

無數的軍林。森林，集中十萬個零件一個車林一響，回到廚房轉彎轉角，直到最後電燈在完成品上搜球。

的操縱機械的技師都是婦女是前線工人底主婦，妻子或工人、男子、婦女、和青年主戰而工作，克服困難，的力量去與德國法西斯制度純地，漢口地，不絕大話起，這道牆離離坊間家不。

只是這個區域的一角。但創生命機器廠在這個區域倒置，裝填坊重工業底一。

我們勞動人民整個國家的威我們一切的機器廠，隨山和我們在加寬的河流為紅軍湧漲支持。

員是和我們從一個模子出到來，一個建築工和發明者們底產做了五十三年的丁的戰爭，不憚，但德國人却我們底紅軍，他們永遠戰。

正在他非常煩躁的時候，科長走了進來。科長說：『走！什麼東西，別想，他把我抵在牆上不鬆手，』說：『沒有。你們所嗎？』

『吃飽了嗎？』

『一定。昨天晚上在大餐了。休息一下吧！』科長低頭看了看手裏的一卷，『我去找老陳吧，你不大好麼。』

他簡直沒有注意科長什麼時候走出門，他一直往想療方才發覺的事。

『哇！還有黑板，怎麼能上課呢？總應該想到工作條件！而且不信和他談過一次了！一件事必須講了又講，不然就發火一點。也許我批評他過火一點。可是這不是『敷衍主義』是什麼？』活脫脫在延安，天不管，地不管，地中間中央，放國公報也不緊要去動員。我可以穩坐釣魚台！

錯丁，我在我的小學習。

那一天，我到山裏獨自散步。回頭時，我覺得有人在哭。我走去一看，

婦，是農民鄉地，

婦朝娃娃大的的一個小孫物！

我樣子也好像娃娃，

摸來摸去可是不有摸着牠的一根骨。

『我的爺，這是山神土地呀！……』

農民驚丁份外哭。

那時我發呆了，

痛哭，哭不出，

那分明是我剛裝裏的一樣東西，

政治上一切『取巧動物』，

科學上叫『欺騙動物』。

他不高興，反而大家……

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規化！如果是在『外面』，教員講書，庶務科就早給留好了應酬用的東西；這裏就不行了，必須每天去備。科長每天也只是忙這些事，東跑一跑，西跑一跑，結果不過是爲了一個小問題……

爲了使己不再想下去，他站起來，在屋裏大步的踱着，看看糊牆紙的窗戶，又看看掛在牆上的高調指揮，覺得好像是在小汽輪的船艙裏似的那股悶氣。一到這時候，什麼事情都解決不了，他，他給了丁一下散紙在桌子上，他除了，成堆了下來。可也他除了一場幾星期來曾有過的感覺。似乎看見了一千什麼，但是還一點影子也沒不起來。

他在第一排地，他開始坐，他發覺一些哲學的詞句吸引住了。思想在他的頭腦裏繞成了一串，他必須一刻不放地追索着它們；而且他似乎在其強盛感的推動之下，在舊曆子上下了自己的註解。

『再深刻一步！再深刻一步！』他這樣要求着自己，『關於必須怎樣具體了解！』

如果不是他去發覺一下炭灰，他便會一直把上午的事情忘掉了。

當他撥弄炭灰的時候，頭腦在他的思想中得到了捷秒的餘閒，而就這時，他記到了院裏有管理員說話的聲音。

『我聽了他哩！』他忽然想起這道，『我聽他『敷衍主義』，我說話簡直忘記了任何的遺漏。』

於是他坐下，覺得自己近

『你忙得很。』

『唔……』

他覺得很不舒服下去了，因爲這孩子，管理員恐怕把上午的事情搞得十分嚴重。他地一合，想從別的事情上逃起，譬如怎樣節省糧食之類，可是管理員竟停止了工作。默然地望着窗外。

『這種工作就是不好做哩！』他想，『特別人解釋容易，替自己就難了。不過我也必須明白地承認：我太缺乏面皮，這樣嚴格地批評一個老頭子是不對的。』

『老管理員，我本來早要過來一下，不可得很，有一些事務要辦。』

『唔！』老管理員依舊望着窗外。『我想還是應該談一談，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

『唔……』老管理員突然走到門口地方去了。

『糟糕，他的個性太強硬。』他想，就又轉丁一個口風，『昨天晚上，我們那個會議開了很久，沒有誰出來。早晨又必須很早地跑起來，所以這樣一來……』

老管理員忽然跳出去了，使他獨自一個留在房裏。他一時間覺得滿臉紅紅，整了一口唾沫，兩面後悔自己不敢來了。『這怎麼下台！我過於估計得太好了。』

他聽到老管理員在院裏和誰囑咐了幾句，隨即看他走了進來，手裏提着一捆樹皮。

『真對不起，』老管理員陪笑着說，『科長早就和我說過，你今天不丁，主席，要我過去一點鐘，可是需要存得沒有了，到這時候才實回來，真是對不起，叫你自巳跑了一趟。本來我預備送去的。』

『啊！我是……』

他茫然地站在房裏，老管理員把樹皮遞過來，他茫然地接過手去。

『真是對不起。』老管理員說着依舊進去整理信件，動作顯得非常自然了，只是眼睛還是那麼迷惘。

他必須換一些話來解釋，而且這裏的是說明自己的來意；但，他還沒有找到一句適當的話開始的時候，老管理員尾聲忽然擠滿了別的人。

『一會兒來拿，老管理員。』

他放下樹皮，跑出去了。

幾分鐘之後，老管理員提着樹皮，慌慌地給他科長那下吧。他說快給他科長那下吧。你聽着了。你有這道理麼不好？好壞我故意不去去似的。而且早晨他批評我，其實他，家裏掛着沒有，我去買……』

『唉呀，唉呀，這麼一點小事都不好！』科長不耐煩地回答他。